

40年,在首金的投影里,看见中国

新华社记者 林德初 沈楠 王梦

首金,沉甸甸的首金。
1984年,许海峰弹无虚发,为中国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40年后,黄雨婷和盛李豪这两名未满20岁的小将,在巴黎奥运赛场展现高超技艺与从容姿态,用又一枚奥运首金传承荣光。
首金,金灿灿的首金。
对于这枚象征着“第一”与“启航”的金牌,我们曾执着、曾遗憾、曾热捧、曾失落。到如今,我们面对它,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和更豁达的心态——胜固可喜,败亦英雄。
首金如一条丝线,串起中国体育悠悠40载。流动的时光印着一代又一代运动员的奋进与悲喜;他们的故事汇于此刻,共同成为时代进步的历史见证。

创造历史

1984年7月29日,许海峰站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背后是“零”。
这是那届奥运会最早开始的比赛之一,也是新中国体育健儿有机会又有能力竞争奥运奖牌的第一场比赛。
曾被中国人认为遥不可及的奥运金牌,悬在了伸手可及的前方。
这一枪,能否击碎阴霾,为梦想破冰,为中国打开一片新天地?
许海峰做到了,他以566环的成绩,力压对手1环,夺得冠军。
“零”,就此改写!

40年来,许海峰一次又一次应邀向人们讲述拿到奥运首金时的场景:当时用的不是电子靶,打完之后需要查验靶纸才能确定最终成绩;颁奖仪式被推迟了40分钟,因为组委会没有想到颁奖时会升起两面五星红旗,因此需要紧急用直升机从其他赛场运过来。他也没有预料到这块金牌的影响力,洛杉矶华侨的轮番庆祝,归国后受到的热烈欢迎,都让他受宠若惊。
突破的背后,是艰苦的条件。许海峰回忆,那个年头,整个安徽省队只有两支进口枪,谁去比赛谁才能用。进口子弹也是稀缺资源。参加1984年奥运会的时候,他用的是1975年进口来的子弹。弹头放久了氧化,长了一层白毛,比赛前还得用油布把子弹擦干净。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许海峰,在训练和比赛之余喜欢去逛超市,兜里就揣了30美元,什么都不敢买。看着洛杉矶的高楼大厦、路上的车水马龙,他感慨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确实高。
改革开放伊始的中国,在并不充裕的物质条件下起步,以许海峰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运动员,大都带着克服艰苦条件训练比赛的经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体育健儿们斗志昂扬,屡屡突破。1979年,体育界率先喊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引起各行各业巨大反响。两年后在日本大阪,女排姑娘以全胜战绩夺得世界杯冠军,开启五连冠伟业;洛杉矶奥运会上,在许海峰之后,曾国强、李宁、栾菊杰、周继红和女排等个人和集体,也纷纷拿下金牌。
那个年代,全体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要向世界证明“我行”。体育以其独有的魅力和凝心聚气的强大感召力,成为振奋人心的“排头兵”。
体育让我们融入世界,也让世界看到我们。

奋力追逐

从1988年首尔(汉城)奥运会开始,一直到2020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成为奥运首金的固定项目。随着中国枪手在这个项目上逐步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奥运首金,再度进入了中国队的射程范围。
然而,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项目上拿到特定颜色的奖牌,本身就是一项极致挑战,尤其是在追求极致精准的气步枪项目上。
2000年奥运会前,人们把对首金的渴望寄托在有“天才少女”之称的赵颖慧身上。那个年代,电视已经普及,人们对奥运会的关注度逐步提高。对首金的期待,客观上也给队员带来了压力。不到19岁的赵颖慧最终止步奥运会的资格赛。
2004年,赵颖慧第二次出征奥运,以第四名的成绩与奖牌擦肩而过。而初出茅庐的杜丽,横空出世夺得冠军,令中国代表团时隔20年再度触摸到奥运首金。
作为“80后”,杜丽已吃穿不愁,但在射击训练上,她也经历过苦日子。

淡定接棒

巴黎奥运会,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取代女子气步枪,首次成为首金项目,这成就了黄雨婷和盛李豪共同的荣耀。两人都是年少成名;得益于越来越完善的选拔制度,他们早早就被发现、培养。
“00后”的运动员们不用再担心训练子弹不够、皮服有没有、冬训会不会生冻疮。在世界一流的训练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枪手,没有一丝松懈,在比赛难度越来越大的今天,整体成绩仍然在持续逼近极限。
不止于此。
黄雨婷马上就是一名高三学生了;训练之余,她会抱着书本认真做功课。受益于体教融合,越来越多的射击运动员有了上大学的机会。盛李豪看上去酷酷的,但也会在国际赛场上用英语跟外国选手交流;看到自己喜欢的电竞选手,还会克服“社恐”追个星。他们充满趣味的网名和头像,更让冷枪手枪手找回少年模样。
许海峰进国家队的年代,还没有电脑;杜丽进国家队的年代,还没用智能手机;黄雨婷和盛李豪这一代运动员,已经想象不到离开手机的生活了。在休息日,盛李豪会打打游戏,黄雨婷会逛逛街;射击是职业,但生活不只有射击。
首金赛后,两名小将淡定回应,这是自然而然的成果。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王烁则激动落泪。对于射击队这40年,他感慨地说,首金是追求,拿到了当然高兴,但现在人们对首金的看法跟以前不一样了。
“中国射击运动员今天这样的自信和豁达,也是新时代带给他们的。有些国家,训练水平一点不比我们差,但他们就是压力大,因为真的是要靠一块金牌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王烁说,“我们国家已经走过那个时代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责任,我们现在的运动员肯定还有不足,但绝对不缺自信和阳光。”
40年时光流转,金牌、奥运、体育这些词汇,一方面更为丰富,一方面更为纯粹。在新时代,中国成功举办了冬奥会、青奥会、亚运会、大运会等大赛,带动了上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体育产业蓬勃发展,体育文化欣欣向荣,体育事业迎来全新局面。
许海峰当年羡慕的超市、汽车,已经成为中国百姓的日常。杜丽当年舍不得穿的射击皮服,已经成为队员标配。从杨倩的美甲到黄雨婷的发卡,人们不仅关注运动员的成绩,也关心他们的生活,还更乐于看到他们在赛场上展示自己、表达个性。
新的时代,奥运首金,不断会有新的故事、新的表达。
(新华社巴黎7月27日电)

时隔16年 谢瑜为中国队再夺男子10米气手枪奥运金牌

新华社巴黎7月28日电(记者林德初、王梦)在28日进行的巴黎奥运会射击男子10米气手枪比赛中,中国选手谢瑜以240.9环的成绩夺得冠军,这是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的第三枚金牌。
意大利选手费德里科·马尔蒂尼和保罗·蒙纳分获银牌和铜牌。
男子10米气手枪一直是中国射击队的优势项目,许海峰、王义夫等名将都曾在这个项目上创造过辉煌。然而,自2008年庞伟在家门口夺金后,中国队一直未能再次获得该项目的奥运冠军。本届奥运会,射击项目的规则有所变化,大部分小项的资格赛和决赛并不在同一天进行,这也给选手们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在27日进行的资格赛中,谢瑜打出579环,排名第六进入决赛。

资格赛结束后,谢瑜经历了一个状态调整的过程。“昨天晚上睡不着很难熬,睡了几个钟头不知道,反正就是感觉刚睡醒闹钟就响了。”谢瑜说。
决赛开始后,谢瑜状态出色,5枪后排名第二,10枪后排名第三。进入淘汰阶段,谢瑜越打越出色,逐渐抹平了与头名的差距。进入到奖牌争夺阶段,此前领先的马尔蒂尼和蒙纳先后打出10环以下的低环数,状态稳定的谢瑜一跃升至第一。
最后一枪前,谢瑜领先马尔蒂尼0.4环,占据优势。最后一发子弹,马尔蒂尼率先击发,打出9.5环,谢瑜打出10.0环,最终收获冠军。
“过程很艰难,结果很甜。”谢瑜赛后说。他表示,最关键的是自我认知比较到位,对这种很紧张、很慌的情况下自己的自我调节做得比较好。
今年24岁的谢瑜来自贵州,在参加巴黎奥运会之前,他曾在2023年射击世锦赛和2024年射击世界杯分站赛上拿到过冠军。



图为7月28日,冠军中国选手谢瑜(左四)和国际射联副主席、中国射击奥运冠军王义夫(中)等在颁奖仪式后合影。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 摄

赛后说。他表示,最关键的是自我认知比较到位,对这种很紧张、很慌的情况下自己的自我调节做得比较好。
今年24岁的谢瑜来自贵州,在参加巴黎奥运会之前,他曾在2023年射击世锦赛和2024年射击世界杯分站赛上拿到过冠军。

“首先非常感谢祖国对我的培养,再者就是,今天的成功离不开背后团队的默默付出,我对自己的定义就是做好自己就好。”谢瑜说。
接下来,谢瑜还将搭档姜冉馨,参加本届奥运会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比赛。

最终,以46秒92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率先交接棒。
美国队亚历克西是潘展乐在本届奥运会单项比赛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当天决赛中,亚历克西出任美国队的第一棒,成绩是47秒67。
“能拉多少是多少,争取能赢他吧,为自己单项创造信心。”赛后潘展乐表示,赛前目标也达到了。“已经赢他了,我自己的单项,有那么一点信心吧。”
虽然没能在这次接力赛中帮助中国队站上领奖台,但在潘展乐看来,“一切都不是最好的安排,接下来将继续努力。”
(新华社巴黎7月27日电)

两项突破 同样精彩

新华社记者 夏亮 周欣 刘畅

在巴黎奥运会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摘得铜牌,这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奥运会奖牌。
而在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的赛场,由潘展乐、季新杰、陈俊儿、王浩宇组成的中国队在预赛总排名第一强势晋级当晚的决赛,这也是中国队首次晋级该项目的奥运决赛。尽管最后未能站上领奖台,但第四名的成绩也同样改写了中国游泳接力

的历史。
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在杨浚瑄、程玉洁、张雨霏前三棒过后处于第三位。最后一棒,潘展乐在50米过后追上第二,不过最后没能顶住美国队曼努埃尔的反扑,中国队最终排名第三,收获一枚宝贵的铜牌。
随后进行的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在前三棒过后处于第二的位置。最后一棒的王浩宇

在比赛中接连被澳大利亚队和意大利队反超,最终中国队以第四名的成绩完赛。
“能够顺利完赛感觉不错,但属于自己的目标和成绩还是有所欠缺,主要还是前半程有些问题,没有冲出去。”赛后王浩宇说。
预赛和决赛分别担任最后一棒和第一棒的潘展乐,在比赛中表现十分稳定,两次均游进了47秒大关。决赛中,潘展乐在50米处取得领先,

瞄准梦想,为国争光。
27日,在巴黎奥运会上,黄雨婷和盛李豪这对年轻组合,射落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金牌,实现了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两届夺得奥运首金的壮举。
40年前的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40年后,年轻的健儿摘得巴黎奥运会第一枚金牌,续写了中国射击队“首金传统”的荣光。
40年跨越,再次射落的首金,见证了中国体育人的荣耀,见证了中国人年轻人的风采,更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自信自强。
体育强国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40年前,许海峰用氧化得“长了毛”的子弹参赛;如今,中国奥运军团装备精良,拥有顶尖的科技辅助与后勤保障,背后是愈加强大的国力支撑。
英雄出少年,少年自风流!为中国射落首金的许海峰当年未满27周岁,而今天闪耀法兰西射击场的盛李豪、黄雨婷,一个19岁,一个17岁。
抽象的网名,可爱的玩偶,教辅书和作业本,“挂最萌的公仔,打最狠的枪”——黄雨婷是运动员,也是高中生。在她和盛李豪射落首金之际,“玩儿”进巴黎奥运会的11岁女孩郑好好,正准备用一块滑板做“翅膀”,在巴黎协和广场飞翔。而郑好好在这次奥运会的目标,是“多交朋友”。
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时代给予了年轻人更多可能,他们锚定梦想勇敢追逐,在继承前辈拼搏精神的同时,更加大方自如地在世界舞台秀出中国风采,为奥林匹克增添东方光彩。
40年前重若万钧,40年后举重若轻。
许海峰“零”的突破,承载着中国体育人的志气,寄托着整个民族的期望。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刚向世界敞开大门、奋力追赶之际,金牌让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找到了出口,激励了一代人投身改革大潮;岁月流变,今非昔比,新时代日益强盛的中国已无需金牌证明自己,国人也能以更加平和的心态看待赛场输赢。但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优良传统和精神面貌一以贯之,仍在奏响时代最强音,激励当代中国人。
在巴黎奥运会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的靶场上,黄雨婷和盛李豪气定神闲,关键时刻,决胜一枪,正中靶心。整场比赛始终面容平静的黄雨婷,终于微微一笑,嘴角上扬出的,是“00后”风华正茂、无所畏惧的自信,更是民族昌盛、国家富强的底气。
(新华社巴黎7月27日电)

青春赓续 强国梦想 首金闪耀 自信光芒

新华社记者 王浩明 林德初 王梦

闲记:

旗帜、背包与徽章

新华社记者 李典 张骁 卢美婷

巴黎奥运会开幕当晚,观众席的一面五星红旗和一面奥林匹克五环旗成为特殊“打卡点”,不少中国观众驻足拍照留念。
这两面旗帜是从澳大利亚赶来观看奥运会开幕式的修剑召一家三口带来的。
这是修剑召第三次现场观看奥运会开幕式。16年前的北京奥运会,是他现场观看奥运会开幕式的“初体验”。如今带到巴黎的这面五星红旗,正是他当年在北京奥运会现场观看开幕式时身披的那面国旗。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
这几天,无论在巴黎街头还是奥运赛场,总能看见北京奥运会一些符号和印记。印有“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标识的黑色背包,便是其一。
今年56岁的扬尼斯·兰皮里斯是希腊的记者,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报道奥运会,28年来从未缺席。此次巴黎奥运会,是他职业生涯参与的第八次夏季奥运会报道。他背着的,正是北京奥运会的媒体背包。
尽管已经过去十多年,但兰皮里

斯对北京奥运会的媒体背包不吝溢美之词。“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媒体背包,这么多年我一直背着它。这个背包对于记者的工作而言很‘友好’,我认为这是给记者最好的礼物。”
在兰皮里斯的背包上,修补痕迹清晰可见。“我很喜欢这个背包,这么多年来,我都亲手为它修补。”他的眼神中透着对背包的喜爱与珍视。
兰皮里斯一边展示背包,一边回忆。“北京奥运会令人印象深刻,它是标志性的、激动人心的,在奥运史乃至体育史上都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菲尔普斯夺得8金、博尔特创造男子百米世界纪录都是那一年盛会最精彩的时刻。
每逢大型体育赛事,换“pin”(徽章)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本届巴黎奥运会亦是如此。在采访区,一位志愿者满意地展示着自己刚刚换来的北京奥运会徽章。
奥运会四年一届,届届都精彩,届届又各有不同。那些深刻的、独特的奥运符号和故事,让人难以忘怀、久久回味。(参与采访:赵焱)
(新华社巴黎7月27日电)

一场迟到三年的比赛

新华社记者 田光雨 周楚昀 许仕豪

5:21:7:21,苏里南羽毛球选手索伦·奥普蒂不敌巴黎奥运会男单头号种子石宇奇。
这是一场本该在三年前发生的交手。
三年前,24岁的奥普蒂入围东京奥运会男单比赛,在分组抽签中与石宇奇同组。满怀期待的奥普蒂却在临行前的一次新冠病毒检测中呈阳性。根据当时的防疫要求,他只能退出比赛,也因此错过了与石宇奇的对决。
“当我知道无法前往东京时,真是沮丧极了。但我努力调整了过来,那是一届与众不同的奥运会。”奥普蒂说。
带着对巴黎奥运会的憧憬,奥普蒂投入到新的奥运周期备战中。
苏里南是南美洲小国,羽毛球又是一个对打项目,奥普蒂在国内很难找到实力相当的手训练。“我一直教别人打球一边训练,每周三天有人给我喂球,他们是业余爱好者或有工作的人,没有人喂球时,我只能去练步伐或力量。”
2024年,奥普蒂成功获得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也许是命中注定,他再次与石宇奇分在一组。此时的石宇奇已经走出东京奥运会周期的伤病困扰,今年状态神勇,目前排名世界第一,以头号种子身份来到巴黎。

对世界排名274的奥普蒂来说,在奥运会男单比赛中小组出线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与头号种子过招,是他能拥有的最精彩的奥运会。而这场比赛,终于在巴黎拉夏贝尔门体育馆上演。
比赛结果毫无悬念,但每打出一个好球,奥普蒂都要握拳绕场庆祝一番。“这是一场没有遗憾的比赛,我有几分打得不错,在某些时刻给了石宇奇足够压力,我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这些都是很宝贵的经验。”
奥普蒂或许有遭遇头号种子“体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年仅19岁的奥普蒂首次参加奥运会就与当时的头号种子、马来西亚名将李宗伟同组。在两人的比赛中,李宗伟两局就让奥普蒂一共得到5分,奥普蒂说,这场仅得到5分的比赛是他此生最重要的回忆。
26日晚的开幕式上,奥普蒂站在一艘小艇前端,在两岸观众的欢呼中驶过塞纳河。“很多羽毛球选手因为第二天的比赛没有去开幕式,我也犹豫了很久,最后选择去实在太值了,我见到了詹姆斯和库里,还有雨中闪光的埃菲尔铁塔。”
奥普蒂说巴黎是他梦想中的城市,在这里参加奥运会,又再次与头号种子交手,已经与他的里约之行一样,成为人生中的难忘时刻。
(新华社巴黎7月27日电)